



铁路上的光阴

□ 孙建萍

我是听着火车的汽笛声长大的，在距离娘家不足五分钟的南岭，就有一条通往白洋河电厂的铁路。

这条铁路的起点就在博山火车站，它途经青龙山、秋谷，拐至白杨河电厂终点。一条潺潺的孝妇河把南岭和白杨河电厂隔在河水两岸，于是便有了一条横跨孝妇河的高架铁路桥，我们都叫它“大铁桥”。

小时候小朋友们时常结伴在大铁桥旁等火车。长长的火车满载黑黑的煤炭从我们眼前呼啸而过，起初是有点怕的，后来便大着胆子数起了车厢：“1、2、3……”铁路旁野生的棉槐条在火车的风驰电掣中频频点头弯腰，有时把叶子直接扫在我们的脸上，就像母亲的手抚在面颊上一样。有时火车开过去，我们跟在火车后面跑，梦想着自己能像铁道游击队里的大队长刘洪一样，“爬上飞快的火车，像骑上奔驰的骏马”；也幻想着有一

天能站在火车头上像“火车司机的儿子”那样机智勇敢；有时等不来火车，我们就踩着枕木漫无目的地向前走。走得远了，回头望望弯弯的铁路，总感觉母亲就在那头招手喊我们回家吃饭。

六岁那年，母亲带我坐火车去张店的舅舅家做客。虽然整天在铁路边玩耍，但当我第一次坐进绿皮火车，看见窗外的风景呼噜倒退时，那份激动至今犹在心间。以致好长时间我都带着“坐过大火车”的骄傲在小朋友面前威风凛凛。孩子的童心永远是新奇的，于是一队小朋友把自己的胳膊伸到前面小伙伴的腋下模仿着火车的连轴器，嘴里发出“呜，哐哐哐”的喊声，开起了火车，还不忘报站：“前面到站大昆仑，请下车的乘客提前做好准备。”

后来有了小外甥，我便时常带着他在午后乘上从博山开往张店的绿皮火车。路上外甥雀儿一般叽叽喳喳：“小姨，看荷花池……小姨，看麦

田……”不知不觉便到达张店，但也不下车，看路过淄博站东行或西行的客车驶向远方，然后我俩再跟着火车返回博山。记得那时外甥就信誓旦旦地说：“长大了，我要坐火车去北京念书。”我想，博山“90后”的孩子好多是有这种坐火车经历的，而这段经历也会在他们心中深深地系上一个铁路情结。

一个细雨蒙蒙的下午，已是毛头小伙的儿子陪着我从博山火车站沿着路轨，一路走到秋谷地段。路上，我和儿子谈起胶济铁路厚重的历史，博山铁路作为胶济铁路的第一条支线，在博山的发展史上是沉甸甸的一笔。它拉开了博山近代文明的帷幕，同时也是一百多年前帝国主义掠夺博山矿产资源的开始。大量的优质煤炭顺着博山支线、胶济铁路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列强的魔爪中。那曾经是我们心中的一块疤，但让人硬气的是，中国早已称雄世界，而历史永远不会重演。

行至向阳桥附近时，我与儿子隐约感受到了铁轨的震颤，随后一列火车喘着粗气、鸣着汽笛进入了我们的视线。那次我和儿子与火车的邂逅，真不知用怎样的语言去表述，像是看到了阔别已久的老朋友，像是孩子心心念念的糖果忽然来到眼前，像是烟雨氤氲中穿越到了孩童时代。

还记得16岁时，在家里拥有了第一架照相机后，我便迫不及待地跑去铁路照相。就在大铁桥上，我捧起一把石子，普普通通的石子在我的眼里就像天赐的宝石一样珍贵，因为它目睹过我快乐的童年，见证了青春葱茏的岁月，也记录了我渐远的青春。就是现在，我也时常来到铁路附近，或是拍照片，或是静静地走一走，看看它闪亮的铁轨，摸摸它斑驳的枕木，望望它遥远的尽头。

博山铁路呀，是我魂牵梦绕的一处所在，是我隐隐乡愁里的一个符号，是我心里永远不会磨灭的一块印记。

父亲的那一杯水

□ 耿艳菊

那时不懂，总觉得时光是一根绵长的绳子，扯不尽。它松松软软堆叠在角落里，生了尘。父亲则不同，他的时光是一把锋利的刀。光芒四射，披荆斩棘。他拿着他的刀，常常是霜露沾衣，带月而归。

犹记得那些夏日晚上，父亲拖着疲惫而回，愁容满面，一进门就对做饭的母亲说，真快，又是一天，花生地里的草还在疯长。他心心念念的是他的花生地，那时光与杂草对着劲地赛跑。父亲不得不加入这场赛事。吃过饭收拾妥当后，他就在小院里放上一张小桌，凉一大杯开水，再搬上

一把椅子，拿一把蒲扇，这一时刻才真正停下他的忙碌。四围里夏虫在鸣叫，满天的繁星，还有孩子们的笑声，他的一颗心也舒展开了。有时候他会亲昵地摸摸我们的头，有时会给我们讲他小时候的趣事……杯子里的水尽了，父亲也要起身回屋了，一天的日子就在这一杯悠悠的水里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而我的时光是一连串的感叹号，极慢地，拉下去很长，最后才点上一点，算收了尾。我爱在门后计量身高，站过去，用小刀在门上头顶的高度划一道。过几天，再去比量，还是在那个地方，时光慢得像

静止了一样。

大一点出去求学，那光阴仍是慢的。我慢腾腾地吃饭，慢腾腾地上课，慢腾腾地抱着一本书在校园里闲晃。

后来，我毕业了，转换到了真正的战场。时光那根拖拉松散的线一下子绷得紧紧的。从早上令人恨得牙痒痒的闹钟响起，我就被上紧了发条。急匆匆洗漱、等车、挤车，冲刺到打卡机前，这是一个惊心动魄的过程，然后开始一天繁忙的工作。回家后急急忙忙做饭、做杂务，等把自己扔到床上休息一下的时候，看看表，都要九点了。

一段时间后，我吃不消

了，身心俱疲，焦躁不安。日子枯燥干瘪，我失了心。有一天，在办公室里，我把喝剩的半杯水随意地倒在了要枯死的花上，过了几天那花竟活过来了。我恍然大悟，觉得我和它有着同样的命运。它需要水来活命，我亦是。

之后，我学起了父亲的样子。阳台上摆张桌子，放杯水，搁本书，坐在那享受静谧的时光，或者看几页书，心慢慢地清静下来了。我也终于明白了父亲，忙碌奔波的日子，给自己备一杯水，一点安慰，一点时光。在一杯水里，一天的忙碌就有了意义，也让我们知道了活着的不易和美好。

养花之道

□ 贵翔

我家附近有个小花市，一年四季皆有应时之花。一盆盆吊兰牡丹、三角梅、石榴树、月季竞相开放，争奇斗艳，引来许多爱花人。

看到一盆盆漂亮的鲜花被人端走，我的眼发蓝，心发痒，但也只能充当一名看客。老孙是我在花市认识的

朋友，经常跟我交流一些养花的门道。今天他又买了两盆花，还撺掇我也买两盆，我只好说出自己的苦衷。

说到这苦衷，其实完全来自我的养花习惯。经我买回的花，花季之后只要没死，我就继续养着。年复一年，月复一月，家里的花只进不出，便花满为患了。但由于养花技

术欠佳，肥、水都不到位，那些被我长期养着的花，不但不再开花，而且造型上也是自由发挥，相当难看。如果把它们处理掉，我又很心疼，因此就造成了这个局面。

老孙听罢，点点头。先肯定我是有爱心的善良之人，但也批评我不懂得优胜劣汰和新陈代谢的道理，就

差说我是“愚善”了。他还跟我说：“无论是路边的景观花，还是公园的花，都会经常更换，才能保证花开四时不谢，展现它们欣欣向荣的景象。再者说，都像你这样养花，卖花的早都饿死了。”

老孙的话虽然很直，但确实道理不浅啊。

后半生的要紧事

□ 吴从惠

后半生的要紧事，爱好是其中重要的一项。年轻时忙于打拼和工作，有无爱好还没显出重要性，但到了人生下半场，尤其是到了晚年，人生安静下来，时间富足起来，有爱好，让人更有生活情趣，更容易感受到幸福。

爱好，和人的情感相关。爱好多种多样、各有特色，适宜自己的就好。我提倡大家多培养积极的、高雅的、正能量的爱好，这些爱好能使人目标明确、积极主动，并能在活动中体验愉悦感，精神世界也得到充实提升。

一个人的爱好就是他的职业，那是最好不过的。比如有些艺术家，一生学的是艺术，工作是艺术，退休以后还是从事艺术。

但生活中，很多人的爱好和他从事的职业并不一致。有些所学的并不是他所爱的，所干的并不是他所学的。有些职业，不可能长期包容一种爱好，时间到了，也要从岗位退休，你需要培养更多的爱好，充实以后的日子。培养良好的爱好，本身就是推动人们努力学习、提高生活质量的有效途径。

我的爱好较多，归纳起来有三类：一是“行行摄影”，二是花花草草，三是写写画画。

“行行摄影”指锻炼。行，既指骑行，也指步行。早年，和一帮骑友骑车，风驰电掣，赏心悦目。现在年纪大了，对膝盖影响大，不能骑车，就慢慢地沿着步道走动，也是挺好的。“摄影”更好理解，就是摄影。早年省吃俭用，买了一套装备，天天起早贪黑去拍风景。现在体力差了，就用手机随手拍拍，也能够收获很多美丽的画面。

花花草草，简简单单就能给人文雅的感觉。因为花花草草，认识了一帮花友，经常交换品种、交流种花经验。弄弄花，拔拔草，施施肥，捉捉虫，看一季花开，那是对付出的回报，真是挺美的爱好。

写写画画这项，需要有一定的素质和基础。这辈子基本上与文字打交道，现在退休了，就写点轻松的文字，回顾一生的经历和感悟，把那些触动心弦的人和事、那些美丽的画面，都收进了我的文章里。

我的体会是：有高雅的爱好，不仅使生活更充实，交到志同道合的朋友，还能使人内心丰盈。晚年生活有一二爱好相伴，甚好。